

男性研究者的凤毛麟角: 社会性别研究者的性别分析

——基于《妇女研究论丛》2001~2012年作者群的性别统计

陈丽琴

(海南大学 海南 海口 570288)

〔摘要〕 对《妇女研究论丛》2001~2012年所载文章的作者群性别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男性在社会性别研究者中是占少数或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男性研究者的凤毛麟角对社会性别研究本身来说是不完整的,这使得社会性别研究难以得到男性学者的认同,难以进入公共管理学科主流,难以进入政策议程。只有开展跨学科研究,扩展女性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包容性,实施“请进来”和“走出去”的策略,吸纳年轻的男性研究者进入社会性别研究者的队伍,发挥社会性别理论对影响社会的建构能力,才能将社会性别研究纳入公共管理学科主流。

〔关键词〕 《妇女研究论丛》; 研究者性别; 男性研究者

〔中图分类号〕 C91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3)04-0011-05

The Male's Absence: An Analysis on Sex of the Gender Studies

——Based on the Auth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in the Recent 12 Years

CHEN Li-qi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88,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genders of the author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issues of the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from 2001 to 2012 have been analyzed, and findings show male's absence on the gender study. Without male, the gender study itself is not complete, so the gender study is difficult to get the identification of male scholars, difficult to enter the public management mainstream discipline and the policy agenda. Only carrying ou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xtension of female researchers study, "coming in" and "going out" strategy, attracting young male researchers into the gender research team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construction, gender studies can enter the public management mainstream discipline.

Key words: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genders of the authors; male researcher

20世纪80年代,社会性别作为在联合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被引入

到中国内地,社会性别研究作为实现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的主要战略和手段在国内遍地开花^[1]。20

收稿日期: 2013-05-21

基金项目: 海南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kyqd1238)

作者简介: 陈丽琴,女,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多年后的今天,学者们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中国的男女平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到底是哪些学者对该问题在进行关注并著书立说呢?社会性别研究者的性别比例构成是怎样的呢?这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对研究者的性别分析可以管窥社会性别理论的关注群体和研究者的动态。为了说明该问题,笔者以《妇女研究论丛》2001~2012年作者群性别的统计为资料进行分析。之所以选取《妇女研究论丛》,是因为“其所刊载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学术水准与发展前沿”^{[2][P98]}。而且,“《妇女研究论丛》作为国内唯一一份高水平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的专业性杂志,其所刊载论文作者的情况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中国妇女研究队伍的现状。”^{[2][P102]}

一、男性研究者的凤毛麟角:文献检索结果

鉴于《妇女研究论丛》从2001年起有较详细的作者信息,所以本研究以2001~2012年《妇女研究论丛》共71期(包括2001年增刊1期,2003年增刊1期,2006年增刊2期,2009年增刊1期)的作者群进行研究,将其所刊载的1334篇论文作者(本文所分析的作者只包含署名第一的作者)的性别信息进行统计分析。除了以15个课题组发表论文各1篇、以单位名义发表论文共21篇、未署名的文章(主要是图书简介、会议召开的通告)55篇外,其他以个人署名的1243名作者中,女性1008人,占81.1%,男性235人,占18.9%。可见,《妇女研究论丛》的作者仍以女性为主,并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女性学者。但另一个现象也不得不引人关注:从事社会性别研究的男性学者数量是如此之少!笔者用“男性研究者的凤毛麟角”来形容从事社会性别研究的男性学者之少,并分析由此带来的影响及其改善措施。

二、男性研究者的凤毛麟角:一个不完整的认知体系

(一) 男性视角的缺乏对社会性别研究本身来说是不完整的

社会科学研究是复杂的,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因为如此,在公共管理学科,“社会性别视角的引进以及社会性别理论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的回答,对于我们更加全面了解公共管理的价值、手段和目标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3][P35]}。同样,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也需要

引进男性视角,当然这里所提倡的男性视角并不是回到传统的男性主义中心的研究上,而是倡导那些真正理解男女平等、想要实现男女平等的男性学者从他们的角度来阐述社会性别问题,为实现男女平等提供一条独特而重要的路径。只有这样,社会性别的研究才是完整的。原因有二:一是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通过在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中添加女性和女性经验,可以弥补传统的、以男性经验和视角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的不足;同样,在社会性别研究中,添加那些拥有平等思想的男性研究和经验可以弥补女性研究视角的不足,只有同时拥有男性经验和女性经验才能够共同支撑人类关于公共管理的认知。唯有如此,才能剥去阻碍全面观察和重新认知的遮蔽物,才能为社会性别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素材,才能使人们从更广泛的视角审视世界^[4]。对此,南希·哈索克的观点或许更直接,“人类活动或物质生活不仅构成同时也限制了人类理解,因为我们的行动塑造并制约着我们的知识和判断。如果人类活动只由一种角度来观察,可能会失之偏颇”^[5]。二是后实证主义认识论主张,认知主体无法与客体截然分开,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免除研究者的主观性视角。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带着主观性别意识,尽管有时是无意识的。在实际生活中,除了少数人通过手术变成另一性别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单一性别伴随一生,永远无法完全站在另一性别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是上帝留给人类的不完美。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指出由女性主义立场产生的社会性别理论不是客观全面的。因为一方面,未能包含男性知识,所以女性主义知识仍是“不全面的”;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的^[6]。所以,只有融进男女不同的性别视角,社会性别研究才能形成多维度、全方位的研究体系,才能以更客观、更具包容性的方式呈现世界的真实面目。

(二) 男性研究者的凤毛麟角使得社会性别研究难以得到男性学者的认同

不可否认,在今天的公共管理研究中,男性还是占着绝对优势地位,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式、方法、内容都是由男性创造,结果是“广泛使用并被接受的分析结构、世界观以及术语都是由男性视角统领的”^[7]。这使公共管理不可避免地出现“男性至上”

的特征,即男性主导、男性认同、男性中心。男性主导指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由男性控制,男人享有权威;男性认同是指该领域的核心价值和专业术语由男性构建;男性中心是指研究的焦点和重点是男性学者为导向的。“男性至上”使得所有的社会性别研究者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问题:要想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与实践主流,就必须得到男性学者的认同。如果只有女性学者在著书立说,男性学者对此充耳不闻或视而不见,那无异于女性自说自话,社会性别理论就难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伊丽莎白·德宾在谈到她们关于女性的研究时,说“我们所有的男同事并不欣赏它的价值,这是由于先天的男性至上主义和抗拒改变造成的。因此我们觉得,我们研究的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性别问题在瓦格拉学院仍然被边缘化。”^[8]同样,在笔者的博士论文答辩上,当时一位在政治学领域颇负盛名的男性学者就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了。”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必要再进行相关研究了。这或许代表了一部分男性学者的看法,不得不让人反思。

(三) 男性研究者的凤毛麟角使社会性别研究难以进入公共管理学科主流

迪尔德丽·康迪特和珍妮特·哈钦森注意到主流公共管理期刊中关于性别研究论文的刊登情况,她们指出,虽然社会性别研究的论文刊登综述有所增加,但该学科的主流期刊中,每期刊物发表的论文不超过1篇。而且,“很少有男性学者的论文与性别相关”。她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虽然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性主义认识理论都在蓬勃发展,但很少有迹象表明公共行政学界对此有所关注。”^[9]同样,卡米拉·斯蒂福斯感受到,占优势地位的男权思想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拥有各种学术资源和学术交流渠道,他们基本代表了主流的研究话语,干脆对社会性别的研究置之不理^[10]。在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主流范式及其据以认识世界的男性中心主义立场,使其根本不可能反映社会性别理论的观点,社会性别研究毫无疑问处于边缘地位。有同学说,“博士在读期间,在导师们开出的长长的、西方公共行政学经典阅读的书单中,放眼望去,全部都是男性学者的名字。”^[11]可见男性学者构成了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它关注由男性特征和男性界定的公共领域的活动——政治、体制、创新。而女性及其相关活动,以及

与女性特征相关的结构、认同、实践和机制,却被由男性和男性化活动占据的主流范式隐而不见。公私领域的划分致使公共管理问题与性别要素之间的关联被隐匿了,主流研究的注意力只集中于“主流故事”,它以男人的口吻讲述男人故事的同时,隐去了主流故事的叙事背景,抹杀了主流故事与其背景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要想打破男性对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垄断,要想改变社会性别研究的边缘地位,女性研究者除了通过与主流范式的论争掌握话语权外,还要争取男性研究者的同盟,获取男性研究者的认同,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从边缘地位上升为主流学派。

(四) 男性研究者的凤毛麟角使得社会性别理论难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和受到足够重视而被引入政策议程

女性主义立场论假定,政治理论和认知并不具有独立性,权力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建构着人们的知识,决定着谁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在实践中,公共问题要被提上政策议程需要经过三个环节:实际问题的产生、问题表达、政府认可。由于男性长期在公共领域里合法地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资源,有畅通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渠道,因而男性的问题和利益往往更容易当成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利益纳入公共议程,得到政府的认可和重视。而女性长期在公共领域里被“性别化”和边缘化,她们的问题和利益被当成次要的、个别的,难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因此,只有更多男性研究者的加盟,才能让社会性别理论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和受到足够重视而引入政策议程。

三、走向共赢:把社会性别理论纳入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与实践主流

(一) 开展跨学科研究,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跨学科研究符合合作、联系、关怀的社会性别理念,也更是完善社会性别研究的现实必要。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与完善都必须从其他理论那里吸取养分,单一的理论最终会导致理论灵感的枯竭。同样,单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不足以回应和解释社会性别研究者面对公共管理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单一的理论研究也不能摆脱边缘研究的困境,只有开展跨学科合作,才能让社会性别理论走出自说自话的尴尬,让更多的男性学者听到女性在说什么。虽然在现实中,社会性别的研究由于

其旗帜鲜明的性别立场受到正统理论的排斥和孤立,但社会性别研究就不能因此与其他学术学派隔离,而更需要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保持开放与动态的特征,探索出一条和男性研究者相互借鉴和结合的道路,搭建沟通的平台和各种思想交融的场所,唤起男性研究者的认同和共鸣。同时,对于社会性别研究者本身来说,与男性研究者就社会性别问题进行学术探讨与交流是必要的——这是社会性别研究者获得更为发展的空间,并从理论付诸实践的必要环节。只有在与其他学术流派特别是与男性研究者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中,在学者们的相激相争、相互融合、相互启迪中,才能促进社会性别研究的进步与成熟。

(二) 扩展社会性别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包容性,使其与最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

社会性别研究者只有运用主流的研究范式来研究社会性别问题,才能和男性形成对话,才能引起男性学者的重视。目前,很多的社会性别研究者都在不断深化着自己的理论,在超越学科的边界来汲取百家之长,有效地利用成熟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框架来拓展社会性别研究。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刘筱红教授,近年来就不断运用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最新理论在进行社会性别的研究,她的著作和文章广泛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整体政府理论、达尔、巴卡拉克和巴拉兹、卢卡斯等人的权力理论等来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社会性别研究者中而且在整个公共管理学界都引起了较大反响,让很多男性研究者刮目相看。所以,只有扩展社会性别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包容性,使其与最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才能将社会性别研究置于更宽阔的背景下,社会性别研究的队伍才能更加壮大,成果也会更丰富,研究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会更强。

(三) 实施“请进来”和“走出去”的策略

“请进来”是指在各种社会性别研究的研讨会上,尽可能多地邀请男性学者参加。笔者注意到,目前在国内甚至国际社会性别研究的研讨会上,绝大多数是女性在参会、发言、探讨。但即使是再经典的理论和再精彩的观点,如果传不到男性研究者的耳朵,如果引不起相关决策者的认同,其社会效果也都会大打折扣。只有让男性学者多参加社会性别的研讨会,多听听女性的声音,才有可能引起

他们的认同和激发他们参与研究的热情。“走出去”是指从事社会性别研究的女性学者要多参加公共管理的研讨会,要在主流平台上发出女性的声音,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融入主流研究的圈子;二是可以扩大女性学者的影响;三是可以让更多的学者了解社会性别研究的最新内容,改变男性研究者的成见,吸引更多的男性研究者加入进来。

(四) 吸纳年轻的男性研究者进入社会性别研究的队伍

中国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中国社会性别理论研究者队伍的发展壮大也需要吸引年轻男性研究者的加盟。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报考社会性别研究的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男生数量非常少。笔者的导师虽然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享有盛名,但很多男生想报考其研究生或者博士时,只要一打听导师主要是从事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很多就打退堂鼓了,理由是社会性别是女生研究的领域。想要改变这种传统的偏见,首先就需要在大学本科生中多开一些社会性别理论的公选课,甚至可以仿照华中师范大学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全校本科生公共必修课^①。社会性别的研究者也应该多开设一些讲座、举办一些推广社会性别理论的活动、发放社会性别理论的读本,这样就可以更大范围地普及社会性别知识,激发本科生特别是男性本科生的学习研究兴趣。其次,从事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导师在招收、遴选硕士或者博士时,可以有意向男生倾斜。吸纳年轻的男性研究者进入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队伍,让他们在社会性别研究的沃土上茁壮成长,今日这些年轻的男性研究者或许明天就是参天大树,可以支撑起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主流。到时,社会性别研究的热潮肯定会到来。

(五) 要努力发挥社会性别理论对影响社会的建构能力,使其理论与现实中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保持着紧密而具体的联系

如果将社会性别理论视为文本的话,那么对它进行的研究具有二次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不仅表现在用自己的经验和价值对这一文本所做的理解和诠释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解和诠释要对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有着莫大的助益,这可理解为社会性别理论文本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知识的合法性和真理性在于其是否能够为人们所运用,因此,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社会性别平等的理论文

本 更要研究如何将这种理论落实和运用于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现实思考上来。所以,社会性别的研究者在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时,应该充分注意到文化背景、社会情境、价值判断、思维传统的真实存在,因为任何理论的解释力是有时空边界的,社会性别理论也并不存在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语境的理论。只有社会性别的研究者与社会现实保持紧密的联系,增强社会性别理论对影响社会的建构能力,让事实说话,才能还原世界本来的性别面貌,才能改变公共管理中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才能建构社会性别研究的主流地位。

(六) 将社会性别研究纳入公共管理学科主流

将社会性别研究纳入公共管理学科主流,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事情。“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和实践来说,社会性别意识的主流化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3](P39)}在理论上,应加强对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在实践上,应强化社会性别研究的学术研究,在项目、资金、学科、学术队伍建设方面加大投入。首先,在各类课题的审批上,应该适当倾斜社会性别研究。虽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选题,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摘自《国家社科基金管理》第6条),虽然男女平等已经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但事实是,社会性别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社会性别研究的课题一直难以得到评审者的青睐。笔者统计近3年国家社科基金公布的政治学课题,关于社会性别研究的只有3项。其次,在各种期刊上,可以多选登社会性别研究的文章。目前能刊登社会性别研究的论文的期刊还很少,理由同样是“社会性别不是热点和重点问题”。这需要整个社会将社会性别观念和意识内化到政策制定者、课题评审专家、期刊的编辑和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中。最后,国家要加大社会性别研究的资金投入。只有这样多管齐下,才能鼓舞更多的学者特别是男性学者

加入到社会性别研究的队伍中来。

注释:

- ① 在众多社会性别研究者的努力下,华中师范大学于2007年将社会性别理论纳入全校本科生公共必修课,具体在《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中划分出两个学时进行讲授。

参考文献:

- [1] 黄列. 社会性别和国际人权法[J]. 环球法律评论, 2005,(1):8.
- [2] 赵叶珠,程海霞. 近10年《妇女研究论丛》作者群分析——基于文献计量学视角[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4).
- [3] 鲍静. 应把社会性别理论纳入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与实践[J]. 中国行政管理,2006,(8).
- [4] Inger Skjelsb k, Dan Smith. *Introduction* [A]. Inger Skjelsb k, Dan Smith. *Gender, Peace and Conflict* [C]. SAGE Publications, 2001, 2.
- [5] Nancy Hartsock,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s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3. 284.
- [6] Aroline Ramazano lu, Janet Holland. *Feminist Methodology: Challenges and Choices* [M]. SAGE Publications, 2002. 65-66.
- [7] Marc A Gene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509.
- [8] Zlizabeth Durbin, Sonia Ospina, Ellen Sehall. *Living and Learning: Women and Management in Public Service* [J]. Journal of Affairs Education, 1999, 5(1): 39.
- [9] Deirdre M. Condi, Janel R. Hutechinson. *Wome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tending the Metaphor of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J].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7, 27(2): 190.
- [10] 卡米拉·斯蒂福斯. 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形象[M]. 熊美娟,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68.
- [11] 王宇颖. 女性主义公共行政理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62.